

漢書門類
 一五八六號
 一〇九六架
 六二冊

內閣文庫
 漢書類
 一五八六號
 六二冊
 二七四函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11586
冊數	62 (18)
函號	274 82

0 1 2 3 4 5 6 7 8 9 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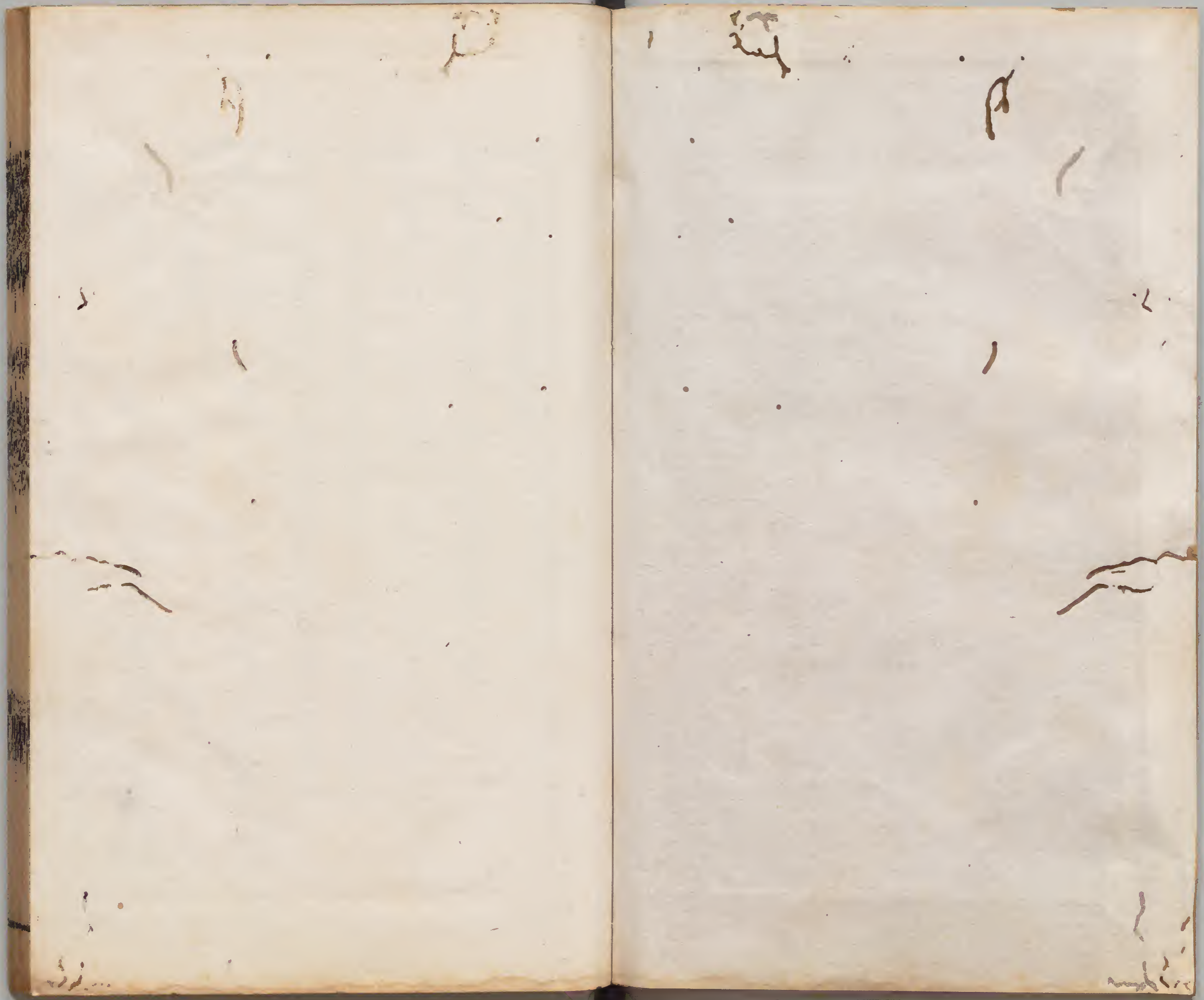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G Y M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僕御之禮統紀

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。實紀綱之僕。

申無宇曰。人有十等。王臣。公臣。大夫。大夫。臣。士。士。

臣。皂。皂。臣。與。與。臣。隸。隸。臣。僚。僚。臣。僕。僕。臣。臺。

凡人有爵者。與七十者。與未齷者。皆不為奴。

周制坐事。男女没入縣官為奴。男子入於罪。隸。女子

入於春。藁。周書四則

諸侯王以下。及豪富人。多畜奴婢。有司條奏。諸侯王

奴婢二百人。列侯公主百人。關內侯吏人四十人。年

六十已上。七十已下。不在此數。犯者以律論。過節。則沒縣官。

秦置奴婢之市。與牛馬同簡。今改奴婢曰私屬。禁不

得買賣也。漢詔二則

古制本無奴婢。即犯事者。原之。臧者。被臧罪。没入為

官奴。獲者。逃亡。復得。為婢。風俗通

荆淮海岱之間。罵奴曰臧。罵婢曰獲。齊之北鄙。燕之

南郊。凡民男而婚。婢謂之臧。女而婦。奴謂之獲。亡奴

謂之臧。亡婢謂之獲。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。方言

奴婢少才智者。以為奚。儀禮

天地之性。人為貴。殺奴婢者。不得減其罪。光武詔

周大夫妻淫於隣。主父歸。恐覺。為毒藥。使婢進之。婢

私曰。進之。則殺主父。告之。則殺主母。因僵覆酒。主父

怒。笞之。妻恐。婢泄。因他過。欲殺之。婢就杖。將死。不言。

後主父之弟。以告。出其妻。厚嫁其婢。列子

管子曰。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。戚應之。浩浩乎。仲不

能知。婢子問之。仲曰。非婢子所知也。婢子曰。詩有之。

浩浩之水。育育之魚。未有家室。我將安居。甯子其欲

室乎。仲以其言告桓公。齊語

齊邢蒯聵使晉而反。其僕曰崔杼弑莊公。子將奚如。邢蒯聵曰驅之。將入死而報君。其僕曰君之無道也。四鄰諸侯莫不聞也。以夫子而死之。不亦難乎。蒯聵曰善。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。吾既食亂君之祿矣。又安得治君而死之。遂驅車入死。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。我有治長可毋死乎。乃結轡自刎於車上。說苑衛青為侯家奴。與羣奴居。有一鉗徒相青曰。汝當封侯。青曰為奴虜。免笞罵足矣。敢望封侯。

任安為衛將軍舍人。過平陽主家。主家設食。與騎奴同席而食。安拔佩刀斷席別坐。

齊俗賤奴虜。而刁聞獨愛貴之。桀黠奴人之所患。惟刁聞收使之。逐魚鹽商賈之利。終得其力。起富數千

萬。漢書

二則

蕭穎士有奴。事穎士十年。笞楚嚴慘。或勸其去。曰非不能去。愛其才爾。梁書

鄭餘慶常語人曰。祿不及親友。而侈僕妾隸卒者。吾深鄙之。舊史

巡守之禮本紀

歲二月東巡守。至于岱宗。柴望秩于山川。肆觀東后。
 五玉三帛。二生一死。贊協時月。正日同律度量衡。修
 五禮如五噐。卒乃復。五月南巡守。至于南岳。如岱禮。
 八月西巡守。至于西岳。如初。十有一月朔巡守。至于
 北岳。如西禮。歸格于藝祖。用特。五載一巡守。舜典
 六年五服一朝。又六年王乃時巡。考制度于四岳。諸
 侯各朝于方岳。大明黜陟。周官
 於皇時周。陟其高山。臨山喬嶽。允猶翕河。敷天之下。

哀時之對。時周之命。般

柴而望祀山川。覲諸侯。問百年者。就見之。命大師陳詩。以觀民風。命市納賈。以觀民之所好惡。志淫好辟。命典禮。考時月。定日同律。禮樂制度衣服正之。山川神祇。有不舉者為不敬。不敬者君削以地。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。不孝者君紕以爵。變禮易樂者為不從。不從者君流。革制度衣服者為畔。畔者君討。有功德於民者。加地進律。天子非展義不巡守。

天子將巡守。類乎上帝。宜乎社。已上王制造乎禰。

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。各修平乃守。考乃職事。無

敢不敬戒。國有大刑。先道帥屬而巡戒令。

大行人十有二歲。王巡守殷國。

太馭掌犯較之禮。

土訓氏夾王車而行。待王問九州形勢。山川所宜。

誦訓氏亦夾王車。以上古久遠事告王。道方慝。詔辟

忌。知地俗。

天子乘金輅。建大旂。其方之諸侯。先于境首待之。所

過山川。使祝宗以三等璋瓚。流酌鬱鬯禮神。校人殺黃駒以祭。

每宿舍。掌舍設棊。柅再重。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。既至方岳。先問百年就見之。若未滿百年。八十九十者。路經其門。則見之。不然則否。

天子令太師採歌謠賦詩。以樂播之。以觀風俗。命典市納賈。陳百物貴賤。以觀好惡。命典禮考四時節氣。禮樂宮室。車旂服制。

諸侯待王之牢禮一犢。

既黜陟。諸侯相見。方岳之下。築壇。壇外爲土埒。方三百步。開四門。壇方九十六尺。高四尺。上爲堂。下爲三等。謂之三成。成每等高一尺。其堂置司盟之神位。謂之方明。

見諸侯時。諸侯之上介。各以其君之旗置宮內。以表立位之處。詔王升壇。訖。諸侯各就旗而立。上揖之。有三儀。與王無親者。推手小下之。與王婚姻之親者。平推手揖之。與王同姓者。推手小舉之。揖定。諸侯乃升壇。奠玉。訖。乃以璧琮。行享禮。謂之將。

幣。

諸侯既朝見。王乃退而自相與盟。主宮之伯臨之。巡守校獵還。公卿以下陳維陽亭都前街上。乘輿到。公卿下拜。天子下車。公卿親識顏色。然後還宮。已上 周禮

巡守之禮統紀一

舜東巡守。登南山。觀河渚。受圖書。褒賜羣臣。世紀

禹巡守大越。見耆老。納詩書。審銓衡。平斗斛。越絕 書

周穆王守滲澤。得白狐玄貉。以祭河宗。穆天子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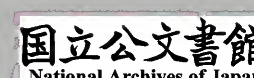
秦始皇巡隴西北地。出鷄頭山。過回中。治馳道。

始皇東行郡縣。上鄒嶧山。與魯諸儒議封禪。望祭山

川事。乃遂上泰山。風雨暴至。休松下。因封松為五大

夫禪梁父。乃並渤海以東。過黃腫。窮成山。登之罘。立

石頌德。南登瑯琊。畱三月。徙黔首三萬戶。作瑯琊臺。



發童男女入海求仙。還過彭城。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没水求之。不得。乃西渡淮。浮江至湘山祠。始皇遊至雲夢。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。會稽祭大禹。並海西至原津。

漢武帝北歷上郡西河。五出長城。北登單于臺。至朔方。臨北河。還祠黃帝于橋山。迺歸甘泉。是年冬。復巡海上。封泰山。禮肅然。自遼西歷北邊。周萬八千里。漢明帝南巡守。召校官作雅樂。奏鹿鳴。帝自御埴篬。和之以娛嘉賓。還幸南頓。勞享三老。官屬東巡守。幸

孔子宅。祠仲尼。及七十二弟子。親御講堂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。

漢章帝北巡守。詔日月令孟春。善相丘陵土地所宜。今肥田尚多。未墾。悉以賦貧民。給與糧種。務盡地力。勿令遊手。所過縣邑。聽半入今年田租。以勤農民之勞。又勅方春所過。無得殺伐。車可引避。引避之。駢馬可輟。解輟。解之。詩云。敦彼行葦。牛羊勿踐履。其明稱朕意。

隋煬帝命尚書右丞黃甫議。發河南淮北諸郡民。前

後百餘萬。開通濟渠。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。復自板渚引河瀝滎澤入汴。又自大梁東引汴入泗達淮。又發淮南民十餘萬。開邗溝。自山陽至揚子入江。渠廣四十步。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。自長安至江都。置離宮四十餘所。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舡數萬艘。

煬帝行幸江都。御小朱航。自漕渠出洛口。御龍舟。龍舟四重。高四十五尺。長二百尺。上重有正殿。內殿。東西朝堂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。皆飾以金玉。下重內侍

處之。皇后乘翔螭舟。制度差小。裝飾無異。別有浮景九艘。三重。皆水殿也。又有漾彩。朱鳥。蒼螭。白帟。玄武。飛羽。青鳧。陵波。五樓。道場。玄壇。樓船。板船。黃蔑等數千艘。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。及載內外百官供奉之物。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。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。謂之殿脚。皆以錦彩爲袍。又有平乘。青龍。鰲。鱣。舳。舻。八擢。艇。舸等數千艘。並十二衛兵乘之。并載兵器帳幙。兵士自引。不給夫。舳。舻。相接。二百餘里。照耀川陸。騎兵翊兩岸而行。旌旗蔽野。所

過州縣五百。皆令獻食。多者一州。至百舉。極水陸。瑯奇。後宮厭飫。將發之際。多棄埋之。

煬帝二年。自伊闕。陳法駕。備千乘萬騎。入東京。御端門。大赦。

煬帝三年。車駕北巡。至雁門。頓榆林郡。諭突厥啓民。可汗。召所部諸國。朝行宮。歷雲中。泝金河。甲士五十餘萬。馬十萬匹。旌旗輜重。千里不絕。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。上容待衛者數百人。離合爲之。下施輪軸。倏忽推移。又作行城。周二千步。以板爲幹。衣之以布。飾

以丹青。樓櫓悉備。胡人驚以爲神。

煬帝四年。幸五原。因出塞。巡長城。親祭恒岳。河北道郡守畢集。行宮設六合板城。載以槍車。每頓舍。則外其轅以爲外圍。內布鐵菱。次施弩床。床皆插鋼錐。外向上。施旋機弩。以繩連機。人來觸繩。則弩機旋轉。所處而發。其外又以矰。周圍施鈴柱。

煬帝五年。西巡河右。出臨津關。至燕支山。高昌王及西城二十七國。謁道左。皆令佩金玉。被錦罽。焚香奏樂。歌舞喧譁。帝復令武威張掖。士女盛服。縱觀衣服。

車馬不鮮者。郡縣督課之。騎乘填咽。周亘數十里。以示中國之盛。自河西東還。行經大斗拔谷。山路隘險。魚貫而出。風雪晦暝。文武饑餒沾濕。夜久不建前營。士卒凍死者大半。後宮妃主。或狼狽相失。與軍士雜宿山間。

煬帝六年幸江都。詔文武皆衣戎衣。五品以上通著紫袍。六品以下要用緋綠。胥吏以青。庶人以白。屠商以皂。士卒以黃。勅穿江南河。自京口至餘杭。八百餘里。廣十餘丈。使可通龍舟。并置驛宮草頓。欲東巡會

稽。

煬帝十一年。幸太原。汾陽宮避暑。宮城迫隘。百官士卒。布散山谷間。結草爲營。居之。入雁門。可汗帥騎數十萬來圍。車駕還東都。

唐太宗幸九成宮。後幸河北。觀底柱。勒石陳德。

唐玄宗幸西京。先命重修宮室。極其壯麗。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。

宋真宗幸西京。朝諸侯。所過父老。引對。賜酒食。禁囚具所犯以聞。葺行宮。不得侵田苗。禁人馬損踐禾稼。

仍察民間疾苦。引逋負人訊。多蠲免。父老賜茶帛綾袍。貢香藥名馬。及饗餼方物。計直答之。中塗賜衛士緡錢。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。悉有賚。車服權衡度量。不如法。舉儀制禁之。奇才異行。鰥寡惇獨。官吏政迹卓異。貪墨蠹民者。及孝子順孫。義夫節婦。並條析以奏。悉沛德意。已上二十一史

巡守之禮統紀二

警戒

昭王德衰。南巡。濟于漢。船人惡之。以膠船進。王御船至中流。膠液船解。王及祭公俱没于水。而崩。其右卒游靡長臂。且多力。撈得王。周人諱之。穆王得冀溫驪騮耳之駟。西巡守。樂而忘歸。徐偃王作亂。造父爲穆王御。長駟歸周。以救亂。唐太廟四室壞。明皇將幸東都。以問宋璟。蘇頌對曰。陛下三年之制未終。遽爾行幸。恐未契天心。災異爲戒。願且停車。駕。又問姚崇。對曰。太廟屋材。皆苻堅時

物。歲久朽腐而壞。適與行期相會。何足異也。明皇大喜。從之。褚無量上言。隋文帝富有天下。遷都之日。豈取符氏舊材。以立太廟乎。此特諛臣之言耳。願陛下克謹天戒。納忠諫。遠諂諛。明皇弗聽。穆宗將幸華清宮。宰相師兩省供奉官。詣延英門。三上表切諫。且言如此。臣輩當扈從。求面對。皆不聽。諫官伏門下。至暮乃退。未明。穆宗自複道出城。幸華清宮。獨宮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。扈從。晡時還宮。

敬宗游幸無常。昵比群小。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。展六箴。六曰防微。以諷輕出游幸。畧曰。亂臣猖獗。非可遽數。玄服莫辨。觸瑟始仆。栢谷微行。豺豕塞路。睹貌獻餐。斯可戒懼。敬宗優詔答之。

敬宗欲幸驪山温湯。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。屢諫不聽。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。叩頭諫。極言驪山之凶。敬宗曰。我宜一往。以驗彼言。幸温湯。即日還宮。謂左右曰。彼叩頭者之言。安足信哉。敬宗欲幸東都。諫者甚衆。皆不聽。裴度從容言曰。國

家本設兩都。以備巡幸。自多難以來。茲事遂廢。今宮闕營壘。百司解舍。率已荒弛。陛下儆欲行幸。宜命有司。歲月間。徐加完葺。然後可往。敬宗曰。從來言事者。皆云不當往。如卿所言。不往亦可。

巡守之禮議統紀

巡者循也。狩者牧也。道德太平。王者為天循行。以牧人也。恐遠近不同化。幽隱有不得所者。故自躬親行之。風俗通

王者必制巡狩之禮。何尊天重民也。所以五年一巡狩。何五歲再閏。天道大備。王者恩亦當竟也。所以至四嶽者。盛德之山。四方之中。能興雲致雨也。四嶽各巡狩。所以四時出。何當承宗廟。故不踰也。以夏之中月。同律度。得其中也。白虎通

舜一歲而巡五嶽。國不費而民不勞。何也。曰無他道也。兵衛少而徵求寡也。叔恬

唐虞五載巡守一嶽。二十年方遍四岳。周則四十八年矣。若一出四岳皆遍。且闕四時祭。享唐虞衡山爲南岳。周氏霍山爲南岳。其制吉行五十里。若以二月到東岳。五月到南岳。八月到西岳。十一月到北岳。路程遼遠。必不能以此知。每至一岳。卽歸。義爲長。崔靈恩舜典王制明言。二月東巡。五月南巡。八月西巡。十一月北巡。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。虞五載則二

十年而遍。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。不知何據。巡守之禮。此乃維持治具。提攝人心。聖人運天下妙處。蓋人心久必易散。政事久必有闕。一次巡守。一次提攝。此新新不已之意。然唐虞五載。周却十二年。是成王知時變。識會通處。呂祖謙二則巡守所以維持封建。後世罷封建。以爲郡縣之制。萬方一國。四海一家。如肢體之分布。如心手之相應。萬里如在殿庭。州縣如在輦轂。挈其領而裘隨。舉其綱而網順。政不必屈九重之尊。千乘萬騎之禁衛。百司

庶府之扈從。以勞民而傷財也。真西山一則

始皇崩于沙丘。煬帝死于江都。二君假望秩省方之說。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。千乘萬騎。無歲不出。遐方下國。無地不到。至于民怨盜起。覆祚殞身。曾不旋踵。雖秦隋所以召亡者。固非一端。倘非遊蕩無度。則河決魚爛之勢。亦未應如是其促也。

巡守兵衛。少不足以防姦。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。不若深居九重。求賢審官。內委任大臣。以帥其屬。外分命大臣。以治其方。則垂拱仰成。不出國門。而天下治矣。

巡守在虞時則可。五載。在周時則可。十二年。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。守令不世官。政令守成憲。雖屢世可也。丘濬三則

封建之禮本紀

錫土姓。禹貢

列爵惟五分土惟三。武成

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

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。微子之命

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

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

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

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

乃寡兄最。肆汝小子封。在茲東土。康誥

小子胡。惟爾率德。改行克慎。厥猷肆予。命爾侯于東

土。往卽乃封。敬哉懋。乃攸績。睦乃四鄰。以蕃王室。

以和兄弟。康濟小民。蔡仲之命

疊疊申伯。王績之事于邑。于謝南國。是式。王命召伯。

定申伯之宅。登是南邦。世執其功。崧高

文王既勤止。我應受之。敷時繹思。我祖維求。定時周

之命於繹思。賚

敦商之旅。克咸厥功。王曰叔父。建爾元子。俾侯于魯。

大啓爾宇。爲周室輔。乃命魯公。俾侯于東。錫之山

川。土田附庸。闕宮

王者之制祿爵。公侯伯子男。凡五等。諸侯之上大夫

卿。下大夫。上士。中士。下士。凡五等。

天子之田方千里。公侯田方百里。伯七十里。子男五

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。不合於天子。附於諸侯曰附庸。

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。天子之卿視伯。天子之大

夫視子男。天子之元士視附庸。

凡四海之內九州。州方千里。州建百里之國。三十七

十里之國六十五。十里之國百有二十。凡二百一十國。各山大澤不以封。其餘以爲附庸。閒田。八州。州二百一十國。天子之縣內。方百里之國九。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。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。凡九十國。各山大澤不以盼。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。三國。各山大澤不以盼。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。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。天子之元士。諸侯之附庸不與。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。千里之內以爲御。天子之縣內。諸侯祿也。外諸侯嗣也。王制

周武王分魯公以大路。大旂。夏后氏之璜。封父之繁。弱殷民六族。使帥其宗氏。輯其分族。將其醜類。使職事於魯。以昭周公之明德。分之土田。陪敦。祝宗。卜史。備物。典策。官司。彝器。因商奄之民。命以伯禽。而封於少皞之虛。分康叔以大路。少帛。績茂。旃旌。大呂。殷民七族。封畛土畧。自武父以南。及圃田之北。竟取於有閭之土。以共王職。取於相土之東。都以會王之東。蒐。聃季授土。陶叔授民。命以康誥。而封於殷虛。皆啓以商政。彊以周索。分唐叔以大路。密須之鼓。闕鞏。姑洗。

懷姓九宗。職官五正。命以康誥。而封於夏。虛啓以夏。政彊以戎索。三者皆叔也。而有令德。故昭之以分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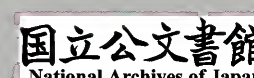
隱公元年

晉封桓叔於曲沃。師服曰。吾聞國家之立也。本大而末小。是以能固。故天子建國。諸侯立家。卿置側室。大夫有貳宗。士有隸子弟。庶人工商各有分親。皆有等衰。是以民服事其上。而下無覬覦。今晉甸侯也。而建國本既弱矣。其能久乎。隱公二年

封建之禮統紀

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。剪桐葉為珪。授曰。以此封汝。叔虞喜。告周公。公請曰。天子封虞耶。王曰。戲也。公曰。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。工誦之。士稱之。於是遂封唐叔虞于晉。周史

桐葉封小弱弟於唐。當封耶。公宜以時言於王。不待戲而成之。不當封耶。公乃成其戲。以地以人。與小弱弟為之主。得乎。且公以王言不可苟。設以桐葉戲婦。寺亦從之乎。凡王者之行。設未當。雖十易之。不為病。



况戲乎。若戲而必行之。是教王遂過也。吾意公必不
逢其失而爲之辭。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爲也。柳宗元辨
秦丞相王綰言諸侯初破。請封建諸子。始皇下其議
於群臣。廷尉李斯議曰。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。
後屬疏遠。相攻相伐。周天子弗能禁。今陛下神靈統
一。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。易制置諸侯不便。
始皇曰。天下共苦戰鬪不休。以有侯王。賴天下初定。
又復立國。是樹兵也。而求寧息。豈不難哉。廷尉議是
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。秦史

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。下數被其殃。上數爽其憂。甚
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親弟謀爲東帝。親兄之
子西鄉而擊。今吳又見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。行義未
過德澤有加焉。猶尚如是。况莫大諸侯。權力且十此
者。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。大國之王。幼弱未壯。漢之
所置傳相。方握其事。數年之後。諸侯之王。大抵皆冠
血氣。方剛。漢之傳相。稱病而賜罷。彼自丞尉以上。偏
置私人。如此有異。淮南濟北之爲。耶。此時而欲爲治
安。雖堯舜不治。黃帝曰。日中必昃。操刀必割。今令此

道順而全安甚易。不肯早爲已。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。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。乘今之時。困天之助。尚憚以危爲安。以亂爲治。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。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。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。假設天下如曩時。淮陰侯尚王楚。黥布王淮南。彭越王梁。韓信王韓。張敖王趙。貫高爲相。盧縮王燕。陳豨在代。今此六七公者。皆無恙。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。能自安乎。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淆亂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。非有父室之勢。以豫席

之也。諸公幸者。迺爲中涓。其次厯得舍人。材之不逮至遠也。高皇帝以明聖威武。卽天子位。割膏腴之地。以王諸公。多者百餘城。少乃三四十縣。德至渥也。然其後七年之間。反者九起。陛下之與諸公。非親角材。而臣之也。又非身封王之也。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。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然尚有可諉者。曰。疏。臣請試言其親者。假令悼惠王王齊。元王王楚。中子王趙。幽王王淮陽。共王王梁。靈王王燕。厲王王淮南。六七貴人。皆無恙。當是時。陛下卽位。能爲治乎。臣又

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
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宥
舉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。雖行不軌如厲王
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
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
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
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。其異姓負彊
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
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

移。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。後世將如之何。屠牛坦一
朝解十二牛而芒亦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
也。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。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
刃也。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諸侯王皆衆髡髀
也。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
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。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
先反。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。韓信倚胡則又反。貫
高因趙資則又反。陳豨兵精則又反。彭越用梁則又
反。黥布用淮南則又反。盧縮最弱最後反。長沙乃在

二萬五千戶耳。功少而最完。勢踈而最忠。非獨性異人也。亦形勢然也。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。今雖以殘亡可也。令信越之倫。列爲徹侯而居。雖至今存可也。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。欲諸侯之皆忠附。則莫若令如長沙王。欲臣子之勿蒞醢。則莫若令如樊鄴等。欲天下之治安。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則易使。以義國小則亡邪心。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。臂之使指。莫不制從。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。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。雖在細民。且知其安。故天下咸

知陛下之明。割地定制。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。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。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。地盡而止。及燕梁他國皆然。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。建以爲國。空而置之。湏其子孫生者。舉使君之。諸侯之地。其頗削入漢者。爲徙其侯國。及封其子孫也。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。一人之衆。天子無所利焉。誠以定治而也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庶地制一定。宗室子孫莫慮不王。下無倍畔之心。上無誅伐之志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法立而不犯。令行而不逆。貫高利幾之謀。

不生。柴奇開章之計不萌。細民鄉善。大臣效順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。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。植遺腹。朝委裘而天下不亂。當時大治。後世誦聖。一動而五業附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。天下之勢方病。大瘡一脛之大幾於腰。一指之大幾於股。平居不可屈伸。一二指搐。身慮無聊。失今不治。必爲痼疾。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。病非徒瘡也。又苦跋盭。元王之子。帝之從弟也。今之王者。從弟之子也。惠王親兄子也。今之王者。兄子之子也。親者或亡分地。以安天下。疏者或制大

權以偏天子。臣故曰非徒病瘡也。又苦跋盭。可痛哭

者。此病是也。

賈誼治安策

御史大夫鼂錯說曰。高帝定天下。大封同姓。今吳王驕溢。卽山鑄錢。煮海爲鹽。誘天下亡人作亂。今削之亦反。不削之亦反。削之其反亟。禍小。不削反遲。禍大。

漢書

北海王睦。少好學。博通書傳。光武愛之。數被延納。顯宗在東宮。入侍諷誦。出則執轡。中興初。禁網尚濶。睦性謙恭。好士。千里交結。名儒宿德。莫不造門。聲價益

禮樂志 卷之八
廣。永平中。法憲頗峻。睦乃謝絕賓客。放心音樂。然性好讀書。常爲愛翫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。謂之曰。朝廷設問寡人。大夫將何辭以對。使者曰。大王忠孝慈仁。敬賢樂士。臣雖螻蟻。敢不以實。睦曰。吁。危我哉。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。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。志意衰惰。聲色是娛。犬馬是好。使者受命而行。其能屈申若此。漢書

封建非聖人意也。勢也。周設五等邦。羣后布履。星羅輪運。輻集合爲朝。覲會同離爲守。臣扞城。然而降于夷王。害禮傷尊。下堂迎覲。宣王挾中興復古之意。雄南征北伐之威。卒不能定魯侯之嗣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。射王中肩者有之。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。非諸侯之盛強。末大不掉之咎歟。秦裂都會而爲郡邑。廢侯衛而爲守宰。時則有叛人。而無叛吏。漢剖海內立宗子。封建之始。郡邑居半。時則有叛國。而無叛郡。唐制州邑而立守宰。然猶桀猾時起。虐害方域。時則有叛將。而無叛州。侯伯不得變其政。天子不得變其君。失在制不在政。郡邑不得正其

制守宰不得行其理。失在政不在制。諸侯歸商者三千。資以黜夏。湯不得而廢。歸周者八百。資以勝商。武王不得而易。是封建。湯武之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。非公之大者也。私其力於已也。私其衛於子孫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。其為制公之大者也。其情私也。私其一已之威也。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柳宗元 封建論

柳子厚云。諸侯各專其國。繼世而理。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。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。又云。諸侯世祿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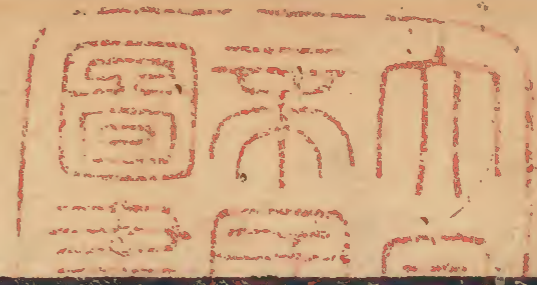
位。各據其地。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。無以立於天下。蓋以封建為非也。偁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。非勢也。周諸侯亂天下。非制失也。失在政也。天下諸侯。雖專國繼世而理。亦不能亂。雖世祿在位。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。聖賢之制。取法天地。節制於人。子厚所謂勢者。乃不得已之辭。豈有取法天地。節制於人。而曰不得已哉。以此為勢。則天下孰不為勢。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。皆勢也。何止封建已乎。偁故曰。封建者道也。非勢也。諸侯者。奉天子之法以理

其國也。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。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。不恭者君削以地。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。不孝者君絀以爵。變禮易樂者爲不從。不從者君流。革制度衣服者爲叛。叛者君討。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矣。五國爲屬。屬有長。十國爲連。連有帥。三十國爲卒。卒有正。二百一十國爲州。州有伯。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。吏以治伯。伯以理正。正以理卒。卒以理帥。帥以理長。長有不善則帥舉之。帥有不善則卒舉之。卒有不善則正舉之。正有不善則

伯舉之。伯有不善則吏舉之。上下相制。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。設有爲者則流矣。討矣。僂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。封建所以待聖賢也。安得反妨聖賢。設當聖賢不用之時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。曰天子之法不必行。諸侯之惡不必絀。故天下各據其地。而聖賢棄矣。夫然豈在封建。僂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。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。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。若封建果不利天下。益後世。豈肯因而革。况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。

而守宰者。示天下以私也。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。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。公私之義固有差矣。傅故曰湯武不去封建者。蓋古之常道。非因其力而不去也。且子厚不究天下之法亂。而使諸侯叛。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。不究法不亂。則不善莫由在位。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。不究升賢。絀不肖爲當世常法。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。不究聖賢立法制。必取法天地而利人。反以立封建爲勢。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。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。其力。傅故曰子厚之論封建。知

其末而不知其本也。子厚以守宰爲是者。無他。曰有罪得以絀。有能得以獎。朝拜而不讎。夕斥之矣。夕拜而不讎。朝斥之矣。若有罪不絀。有能不升。法制不能拘者。皆已亂之世也。已亂之世。無不失也。何止於封建哉。已亂而罪之。何異惡桀紂之不道。而責湯武。嫉商均之不肖。而非堯舜也。古之一大國。止今之一郡耳。是故其力易制。其患易救。漢一侯王之地。如古大國數十。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。乃漢自爲之法也。若以漢自爲之法。而疑古封建爲短。是由以溺咽



禮樂志
卷之八
五十六

宋廖稱
封建論

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
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唐太宗時魏徵李
百藥顏師古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
諸子之論廢矣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
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父子兄弟相賊
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
幾絕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

法。蘇軾罷侯
置守論

